

宋刻《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》的修復問題

朱振彬

內容提要：本文根據宋版《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》一書中的兩則題記，對前人修復此書的方法和理念進行了述評，也介紹了本次修復所採取的措施。

關鍵詞：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 古籍修復

2009年6、7月間，借國務院公佈《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》之機，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國家圖書館古廳舉辦了“國家珍貴古籍特展”。所展古籍是從入選《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》的善本古籍中遴選出來的，共三百餘種。展覽結束後，入選該名錄的《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》一書的收藏單位——上海辭書出版社，將此書交給國家圖書館文獻修復組，委託對此書進行修復。以下談談有關此書的修復問題。

一、此書基本情況

《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》為宋刻本，列第二批《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》第02794號。全書共四冊，綫裝，書葉規格為23.9厘米×15.3厘米，計有《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》一百卷、《資治通鑑詳節目錄》一卷、《資治通鑑綱目外紀》四卷。首葉鈐有多方名人印章。從中可看出，此書迭經明袁袞、清徐乾學、黃丕烈、陸汎等收藏，後歸上海辭書出版社（原中華書局《辭海》編輯所），是一部流傳有緒，極為珍貴的宋刻本。

二、歷經明清兩次修復

此書卷末有兩則跋文，分別為明代袁袞和清代陸汎所題。

袁袞跋文曰：“隆慶元年六月立秋日汝郡袁氏清涼堂重整。”

袁袞（1495—1573）字尚之，號中皋子，自號謝湖居士，又號石湖漫士、藏亭等。縣諸生。他多才多藝，始治《易經》，累試不利，遂一意汲古。博學工詩，擅長書畫，書法直入米芾之室，畫多寫竹花，尤以寫生小品見長。清代汪琬稱讚他：“博學善屬文，知名吳中，凡上官有司至吳者，聞先生名，輒折節與交。性最亢潔。”（汪琬《堯峰文鈔》卷三十五）他一生最大的貢獻是輯刻了大量的古文獻，經、史、子、集無所不刻，是一位有名的出版家。清葉昌熾在《藏書紀事詩》中稱讚說：“江左清淡擅籍咸，選樓更繫五臣銜；兩書已足沾來學，九百虞初大可芟。”

另有陸沆跋文曰：“大清道光四年甲申十月吳門陸沆得於百宋一廬黃菴夫處，重裝一次，即誌。”

陸沆，字冰菴，貢生，候選訓導。清代著名藏書家。除收藏本書外，還曾藏有《宋史》（明成化刻本）、《小兒衛生總微論方》（明弘治刻本）等古籍善本。

從以上袁、陸二跋中不難看出，明隆慶元年（1567），袁袞對此書進行過修復。二百五十七年後，陸沆自黃丕烈“百宋一廬”得此書後，由於破損等原因，又將其重新進行了修復。

我們在對古籍進行修復的過程中，經常可以看到前人對古籍進行修復的痕跡。但這些修復工作是什麼時候進行的，卻很少有記載。而此書由於有了袁袞和陸沆所寫的跋文，使我們瞭解到了古人對這部書修復的具體年代。而袁、陸二跋的重要性還在於，它讓我們瞭解到了明代中期前後以及清代中後期，古人對古籍進行修復時所採取的具體方法。故從瞭解古籍修復歷史的角度來看，袁、陸二跋的意義是重大的。



書後跋文記錄此書曾在明、清兩代修復

三、前人對此書的修復情況分析

根據書上的修復痕跡，我們分析明清兩次修復大致採取了以下幾項工作：

1. 對欄線破損部分，採用了補好後再進行劃欄的方法。

所謂對古籍的“劃欄”，就是對由於破損造成欄線殘缺的部分，先進行補破，再用專門的工具對殘缺的欄線部分進行劃齊。具體劃欄方法是取劃欄專門工具筆槽一隻（所謂筆槽，是用硬木做的上寬下細一面挖槽的用來固定毛筆的工具），將筆槽向上，用小楷毛筆蘸好墨後，將其固定在槽內。一手用尺板壓在書葉斷欄處，一手持筆槽拉筆劃欄。劃欄後，在殘缺部分形成新的欄線，並與原有欄線連在一起。在本部書中，採用此種修復方法的書葉有第一冊中的第七、八、九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葉等；第二冊中的第一葉至第六葉、第十八葉、

二十五葉等。

2. 對欄線以外的破損部分，採取裁掉再補的方法。

對此書欄線以外的破損部分（如天頭或地腳的位置），採取的修復手法是裁掉破損部分後，按原書葉的規格重新補齊。此種修復手法出現在本書第二冊的後半部分及其他地方。

3. 將襯紙與書葉粘在一起。

對每一葉都進行了襯紙。在襯紙的過程中，把每一葉的書口部分與襯紙粘連在一起。

以上是明清兩次修復所採取的主要方法。從中可以看出，當時的修復方法與理念，與我們現在的修復方法與理念是並不相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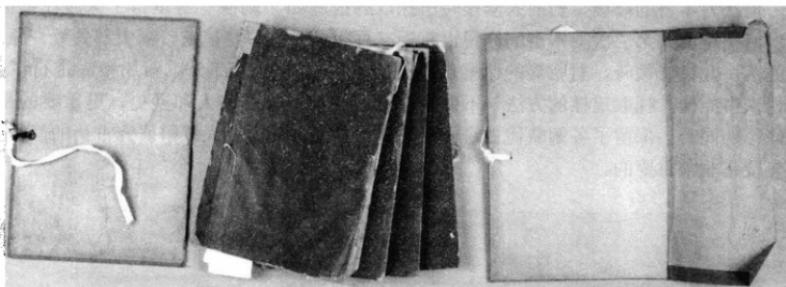
首先是與“整舊如舊”原則相違背。衆所周知，我們在古籍修復中，所堅持的最基本的一條是“整舊如舊”原則。“整舊如舊”不是企圖恢復古籍的原始風貌，如宋版書在宋代的原貌，元版書在元代的風貌。因為這些古籍傳世至今已歷經千年，當時書籍製作時期的原貌，現在已不可能完全恢復。我們現在所說的古籍“整舊如舊”，只是盡可能保留古籍在修復前的面貌。基於這一原則，我們在對古籍進行修復時，一般都是能不動就不動，只對破損嚴重並影響流傳和使用的古籍進行修復。修復時，根據盡量不破壞古籍修復前的狀態、面貌和延長古籍壽命的原則實施修復方案。反之，根據其他原則而採取的措施都是不可取的。顯而易見，古人在對本書進行修復時，採取的“割欄”等方法，並非是為了延長古籍的壽命，相反破壞了古籍修復前的原始狀態。故“割欄”等方法，在古籍修復中是應該摒棄的。另外，前人在對本書進行修復時，對欄線以外的破損部分，如天頭、地腳部分，採用了裁掉再接補的方法。這種方法也同樣影響了古籍修復前的原貌，如書葉的原始規格等，故與“整舊如舊”原則相背離，也是一種應該放棄的不正確的修復方法。

其次，與最少干預原則相背離。我們在對古籍進行修復時，提出了最少干預原則。最少干預原則是指在對古籍進行修復時，對古籍歷史信息要最少干擾。此原則是古籍“整舊如舊”原則的組成部分，並與之相一致。體現在文獻修復上，就要求我們避免在文獻上妄自補充缺失內容，不要試圖恢復在文獻上已經缺失的文字和圖像。這對保護文獻的真實性至關重要。在古籍修復時，用“割欄補字”的作法，將文獻中原來已經缺損的文字或圖畫等補齊、復原。這樣做雖然美觀，並使書葉表面完整，但卻破壞了古籍的真實性，所以是不可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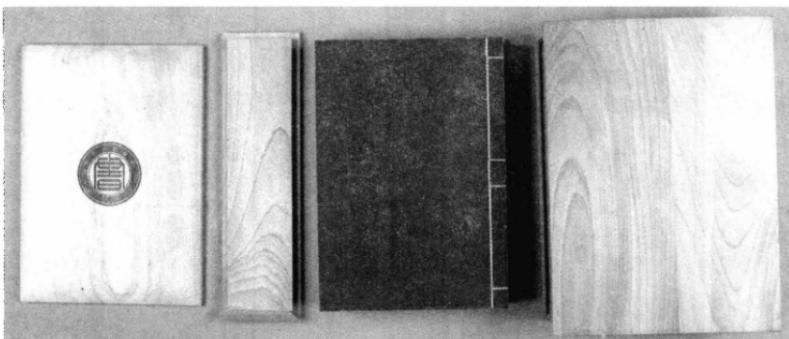
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，前人對此書修復時所採用的措施並不可取，我們現在的修復方法和理念與之相較已有了很大的進步。但是我們也不能妄自抹殺前代修復者為古籍修復所做的貢獻。因為我們現在所形成的修復理念，正是在無數先人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。沒有他們的經驗與教訓，我們也許還在走彎路。換一個角度說，若干年後，我們現在的修復理念也許同樣是不完善的。故我們應該懷着謙卑的心態，在前人為我們打下的基礎上，不斷摸索，總結經驗，不斷豐富我們的修復理論。只有這樣，我們的古籍修復實踐與理論纔能不斷豐富並日臻完善。

四、此次修復情況說明

此次對本書的修復，簡述如下：



修復前外觀狀況



修復後外觀效果

1. 對新被蟲蛀的地方，重新補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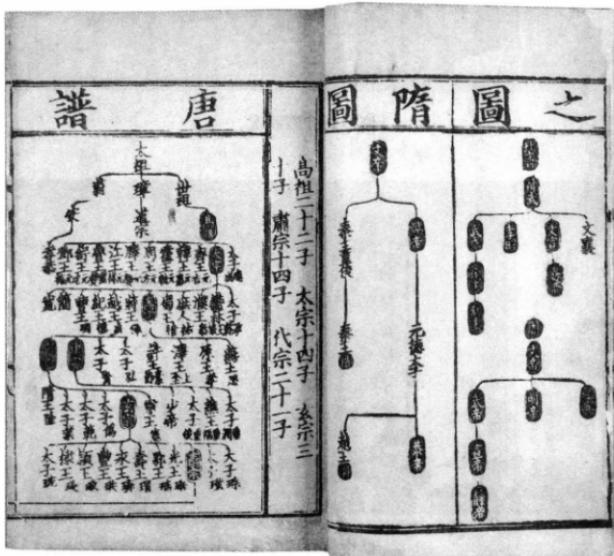
此次修復，由於原書有新的破損和開裂，故需拆開每葉進行修復，但前人在修復此書時，把每葉與襯紙粘連在一起。這樣就對每葉的打開增加了難度。在修復時，首先對需要打開的書葉採取干揭的辦法。所謂干揭，即選用一薄的竹起子，從粘連在書葉和襯紙之間的縫隙處插進，徐徐分離，直至書葉與襯紙分開為止。採用干揭的辦法不能揭開書葉時，就需採用濕揭的辦法。所謂濕揭，就是在紙張潮濕狀態下，將粘連的書葉揭開。具體辦法是，取一干淨毛筆，沾溫水塗在需要揭開的書葉上，待書葉與襯紙間的漿糊完全濕潤或充分溶解後，用鑷子夾住書葉，從邊緣開始，徐徐揭開書葉，然後進行補破。

2. 局部糟朽部位，用皮紙加固

本書部分書葉，局部產生了糟朽，本着能不整托就不整托的原則，對糟朽部分，用薄皮紙進行了局部加固。

3. 對前人修復此書所採取的措施進行保護性修復

這次對本書的修復，對前人修復時所採取的措施如“劃欄”等進行了保護性修復。此次修復距前人第二次對本書的修復也有近二百年了，故原修補處漿糊大都失效，原補紙脫落。此次修復時，對脫落的原補紙和補紙上的“劃欄”部分重新用漿糊進行了加固，恢復原樣。採取這樣的方法，不僅是如前所說的要尊重前人和歷史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修復的同時，保留了各個時代古籍修復的歷史信息。這對後人瞭解研究古籍的修復歷史無疑是非常重要的。



修復後書葉外觀

通過對宋刻《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》的修復，本人深深感到，在中國的古籍修復與保護的歷史中，修復理念與修復技藝是在不斷進步的，但是，我們前面還有很多新的課題和新的挑戰。這就要求我們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，用新技術來豐富我們的修復手段，只有這樣，我們纔能迎接未來的挑戰，並開創古籍修復的新天地。

(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文獻修復組)